

外省书

张炜
著

作家出版社

张
炜

著

外省书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省书/张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10

ISBN 7-5063-1967-5

I. 外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0120 号

外省书

作者: 张 炜

特邀编辑: 赵 虹

责任编辑: 潘宪立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版式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64 千

印张: 8.75

插页: 4

印数: 30001-40000

版次: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67-5/I·1951

定价: 1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2000年3月在法国

张 焯 简 介

张焯 男，汉族，
1956年11月生于山东省
龙口市，原籍山东省栖霞
市。现为专业作家。主
要作品有：《古船》
《九月寓言》《柏慧》
《家族》等。

目 录

卷 一	史 珂	1
卷 二	史东宾	27
卷 三	鲈 鱼	51
卷 四	师 辉	82
卷 五	肖紫薇	109
卷 六	狒 狒	136
卷 七	史 铭	159
卷 八	元吉良	190
卷 九	胡春旖	205
卷 十	马 莎	233
卷十一	真 鲷	250

卷 一

史 珂

—

史珂一踏上这条小路就有点后悔。前边是那座孤零零的大屋子，它压在一片杂树林子里，黑乌乌沉甸甸。他像被它的磁力抓住了似的，每一次都要迎着走过去。屋里有个行动不便的人半坐半卧在大炕上，旁边站着他的外甥女。炕上的人每扫来一眼都令史珂不悦，他开始坐立不安。他心里说：我这回是来告别的……杂乱空旷的大屋子简直汇集了全世界的隐秘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四周弥漫。再到哪儿去呢？他徘徊，踌躇，磨蹭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坐到了炕边那把破藤椅上。他接过姑娘递来的一杯老茶吸吮着，开始怜悯自己。他知道炕上那个高高大大的家伙已经是他的朋友了，他们大概无法分开。

秋天刚刚来临，这个额头鼓鼓的四川籍小女子就采来了菊笋花。她何等尽职，这会儿已经在屋角生起了废油桶改制的大火炉，烧好了洗澡水。屋角挂了浴帘，遮住了

当地出产的一个粗陋的大浴缸。每天一早,热气腾腾的浴缸里总是浸了苦艾、桂叶、拳参、冬青一类草药,她给他搓洗,呵斥,直忙到九点多钟。史珂每次进门都要迎着满屋刺鼻的草药味,透过水气看那家伙歪在炕上读书。满头披挂水珠的外甥女笑吟吟的,一见他放下书就走过来,听着他对来客数数叨叨。

“你看看这孩子的头发,我的老天!密匝匝苘麻一样,一把都攥不透。她的小嘴儿一天到晚湿漉漉的。鼻子翘翘着,脑瓜四周全是小绒毛儿……我这辈子也没见这样的小脑瓜。老天,胸脯上趴了两只小鹌鹑,一天到晚沙啦沙啦叫……”

史珂额上的血管突突跳。他砰一声搁了杯子。

“我不说了,再不说了——这总行了吧?哎哟我的老伙计……”

姑娘到浴帘后面去了,大概是放掉洗澡水,传来哗哗的水声。她再次回到炕边照料病人:“你呀,你呀!”她推拥他、把毛巾围上他的下巴。史珂低头吮茶,像打瞌睡一样。他心里又在琢磨:自己真不该再到这里来了。

二

在试着做出那个决定之前,史珂就知道自己会多么孤单。他可怜自己。如今走在通往衰老的路上,害怕孤单了。四年前走出京城,凡能携走的杂七杂八他都带回来了。这儿是他的出生地,他就呆在这儿了。京城太喧闹,一

辈子都太喧闹。叶落归根吧。老友们为他惋惜：今后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他笑而不答，只顾收拾东西。其实京城已经没了亲人，早就没了。而在故土，他至少还有一位侄子呢。离京前一年他去了一趟美国，哥哥史铭在那里定居。他一说自己的打算史铭马上赞同：回老家吧，京城有什么好呆的。你回去，史东宾会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史东宾是史铭与前妻之子。正如史铭所料，侄子对归来的叔父处处殷勤。史珂并不喜欢这样，因为他知道殷勤这种东西不能持久。果然，一年之后他就不得不从侄儿家搬走了，搬到海边的一所孤屋中。屋子建在河湾一带的防风林中，原属祖产，早已破损不堪。侄儿当时一边咕哝“简直是疯了”，一边抓起手机呜呜哇哇一阵。只几天时间，他手下的人就把一个陋屋修好，把老人请了进去。

真正是傍海而居。突然而至的沉寂中，史珂知道有什么新东西要开始了。这年头无边的时髦围逼过来，新东西却不多。他欣喜四顾，觉得崭新的生活正从脚下滋生。好好回忆的日子来到了。它在京城没有，在浅山市侄儿的家中也没有。市区与河湾之间有两个村落，所以这儿偶尔有人捕鱼采菇。这些人并不妨碍回忆。他刚刚与之对应几句，他们立即惊呼：“京腔儿！”史珂心头一动。他已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努力操练故语，总是毫不留情剪除儿化音，最大限度减少卷舌动作，可最终还是被人指认。这很像在京城的情景——当年无论怎么用力，人家一仄耳朵就明明白白。一个主要元音的轻微卷舌处理不当，外地人身份即暴露无疑。融于京城的急切和苦恼一直伴随，直到今

天，直到全部努力戛然而止——一种逆向过程却刚刚开始。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还要含辛茹苦消除自己的声音标记，真是生之烦恼啊。相互熟悉一些了，对方难免要询问做些什么啊妻子儿女啊。只能沉默。好像多年来第一遭面对这样的问题：四十余年置身于一个显赫的学术机构，却没有一本著作。妻子已经辞世；儿女，没有。他的脑际倏然闪过一位西方诗人哀伤的句子：“为那无望的热爱宽恕我吧/我虽已年过四十九岁/却无儿无女，两手空空，仅有书一本。”这诗用在自己身上还需几处改动：改年龄；“仅”改为“没”。这一改何等了得。他闭上眼睛。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旁观者，一辈子都在看、看。我的无用的人生啊。史珂曾试着把“旁观者”三个字换成“目击者”，心头一热。

林中孤屋的无眠之夜，时钟的嘀嗒像在提醒自己身处荒凉。他记起史东宾的威胁：现在可不是过去，村人野性忒旺，抢劫杀人是常事，你一个人呆在那里难保太平，除非派去一个加强连……蒙面大盗不来，史珂还真急呢。总之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，该做什么了。读书，回想，而且要有笔记——说不定最后也会凑成“书一本”。午夜闪过一个美好的面容。“为那无望的热爱宽恕我吧……”一句出口，自觉热泪涌出，摸了摸脸上却是干的。

三

独居不久，他得知离河湾不远还有另一位老人：油库

看守。一种特别的欣悦在心底漫开……后来的结识却令人失望。原来那人是一个被抛弃者，所谓的“刑满释放分子”。而且服刑的原因属于流氓罪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在监狱几进几出。当地人都不愿接近这座大屋。丛林阴气很重，到处生满苔藓，猫头鹰大白天呼叫。因为那人犯罪的性质，他的妻子已经多次、也是最后一次离开了他。惟一的女儿与母亲同心同德，从不走近父亲一步，直到一年前他患了中风，高大的身躯轰然扑地，女儿才开始出现在那座大屋里。

史珂就是在病人大致能够自理的时候迈进门槛的。他发现这个油库看守简直是个巨人，仪表堂堂，有一双热情逼人的大眼，额上的几绺银发火焰一样飘动。他一见了史珂就哈哈大笑，声震屋梁，只一会儿工夫就与来客相熟得不得了。日子长了，史珂从这豪爽中感到的却是深长的寂寥。他叫师麟，南方人，曾是一位立过战功的军人。“我正经有几个战友呢！”师麟咧着大嘴。他让史珂干脆直呼自己的外号得了：鲈鱼！他的大眼也斜着，“了不起的一种鱼啊，鱼类图谱上说它‘口大，下颌突出；银灰色，背和鳍有小黑斑。栖息于近海——性凶猛’！”

他搬弄出一大摞书给史珂看，原来是一册册动植物图谱，“我愿意搞通它们的一些原理，有时一整天都在翻弄它们。这等于是按图索骥。真不容易啊，不看不知道，咱这儿的百合有六种；为了搞明白刺猬性交，我差不多整整花了五年时间……你也选个动物做外号吧，不用不好意思——下次我为你取一个！”史珂没有吱声。他发现这个

南方人尽管一生多半时间都住在北方，孔武高大，可声音的标记还是保存下来。儿化音走向衰亡；语气助词极为夸张。史珂盯住对方的阔嘴，真想看到元音怎样在那个平坦的大舌头上打滚儿。

那天余下的时间是参观领地。主人居住的大屋子东西向，最东边的两间坍了，剩下的完好部分也足有六十平米。这个未加间隔的大空间里有火炕、炉子，特别是有一个大澡盆。火炕大得出奇，长宽都在两米半以上，足可睡好几个巨人。炕头以及旁边的书架上都堆了不少书。史珂特别注意到这儿没有一件电器，不要说电视，连收音机都没有。篱笆院内，西边是南北向的水泥平台，那曾是废弃的油库；里面黑洞洞的，一只胖胖的黄毛大狗走出，“鲈鱼”马上问它：“老憨，俺进你家看看？”黄狗一声不吭。靠篱笆种了不少蔬菜。各种小动物在院中浮土上留下了杂乱的痕迹。

这里的茶苦极了。史珂认为这是一辈子喝的最苦的茶。“鲈鱼”说：“你的话太少了。”史珂未应。“为什么？性格？”史珂摇头。“鲈鱼”一哼：“你的性格活像我们‘老憨’。”

当时“老憨”正站在门口，忽然扭头向外，尾巴摆动不止。“鲈鱼”赶紧下炕，拖着右腿快走几步，下巴开始剧烈抖动。

史珂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一个姑娘正走进院子，或许已经在栅栏门前站了一会儿，这时就要迈进屋里。她修长，白皙，一头短发漆黑发亮，几乎一进门就把下午的温

煦和光明携来。史珂只一瞥，心头就动了一下。那是一个奇异的感受猝不及防袭来的结果。她站在那儿，让人不敢多看一眼——可这时笨拙的“鲈鱼”竟拖拉着身躯上前搂住她，一下一下抚摸着她的头发。“哦哟我的宝贝！我的……”他把她手里的东西飞快取下，急急介绍：“这就是我的孩子，我的阿辉——你看看吧！”

史珂发现师辉脸上泛出一丝微笑。“鲈鱼”目不转睛地看女儿，嘴巴半张，下颌突出，露着一排整齐的下齿。真像一种鱼。他哭了，泪水顺着鼻侧流下。他转而介绍史珂时语气夸张，师辉咬着下唇才没有笑出来。“史叔叔好”。礼貌，矜持，多么标准的京腔。卷舌音恰到好处，清擦音完美无缺。史珂直到离开的那一刻还在惊讶，弄不明白这个姑娘究竟怎样掌握了那套复杂的发音技巧。只有他知道这多么难，他为此奋斗了四十年。

四

又是午夜。史珂打开收音机，听了两句摇滚又赶紧关上。“有时候，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‘摇滚’。”他在笔记前怔着。深浅不一的笔迹，每天的只言片语。少而精，字字戳准。今夜刚写下几个字笔就松了：“他高大魁梧，身体状况很糟，但精力旺盛。”反复端详了一会儿，再添一行小字：“谁知道，这人也许是个善良的色鬼。”

关于他的女儿师辉还没有记上一笔。因为无从下笔。真怕不经意戳伤什么。唯有嫉羨。一个品行不端的人

却有这样一个女儿。她孝顺，体贴，也许是背着母亲来探望父亲了。是啊，谁有这样一个父亲都没有办法。史珂不由得将自己与那人做了一番比较：都进入了老年，不过自己比对方年轻一点——这也许是极重要的一段光阴；都独居市郊丛林，我有收音机，他没有；不过他有一个懵懵懂懂的黄狗“老憨”。他有一个女儿——想到这里就沮丧。她那口纯净得透明的京腔直到这会儿、直到午夜了还在耳边回响。他骂了自己一句。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，现在是摒弃的时刻，是独自一人回到了偏远省份。真的，京腔不足为训……这就是一个老人的判断，他饱经沧桑……至于美丽的师辉嘛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与那个不道德的家伙比了一会儿有的和没有的，想躺下睡一会儿了。可是刚刚闭眼又想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：我还比他少一个外号！像赌气似的，他最后向着黑洞洞的窗户吐出一句：“我比你多了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生！”

说完了才发觉这句话很像书面语，笑了。书生，然而……怎么也摆脱不掉无儿无女的哀伤，这都是触景伤情的缘故啊！那家伙让他触了个“大景”：孩子嘛，要么没有，要有就得亭亭玉立，惊世骇俗。史珂今夜不能原谅自己和妻子了，尽管妻子像个美妙的谜语一般。妻子也有责任，她不生育或是拒不生育。能力和态度压根就是两个问题啊。如果她能够再积极一些，如果做最后的一把努力，也许结局就大不一样了。

与自己不同，妻子差不多生来就有外号。她叫肖紫

薇，字面上足够雅致，想不到却隐下一个滑稽的谐音：小刺猬。他这辈子大多数时间都这样叫着，即便在激烈争吵时也不例外。只有一段特别的时光他舍弃了这个称谓，那时他的心破碎了。史珂永远不愿回想那些日子。比较起一生中的这段遭遇，其他困苦磨难简直算不了什么。他在内心深处一直忍着，忍着没有离开京城。当时如果说出这个想法准会吓一跳：疯了吗？一个人要奋斗多久才能跨进这个“中心”！是的。可忍着也是真的。早就该走了，然后，走了。

他们没有替别人算一笔账，所以才惋惜。要知道一个人在京城呆了四十年，一俟妻子过世，也就双手空空两眼茫茫。当他失去了爱妻、学问、朋友、梦中情人，也许还有支撑他活下去的——对世道人心的信任，最好的结局也许就是拍拍屁股回老家。

奇怪的是一夜未眠，早晨却无倦容。史珂热了一碗米粥喝下，觉得很好。简单的食物是抵抗那班王八崽子的良方之一。回想与史东宾合住的日子，早餐也是个麻烦。在侄儿的带领下，侄媳和孩子都起劲地研究西洋菜谱，中餐晚餐动不动就要吃半生不熟的牛排猪排，而且天色稍晚必要拉灭电灯点上昏暗的蜡烛；饮用的东西一概加冰，胃受凉了就大口喝健胃冲剂。早餐要有火腿咖啡牛奶，单面煎蛋和色拉。保姆已经更换了三次，辞退的主要原因是她们拒不接受洋人礼数。史珂已多次向侄媳提出喝一点粥、吃一点四川榨菜，对方总是充耳不闻，还说：“去国外是早晚的事儿啦，如果现在不能适应……”史珂搬离他们当有

更大理由,但起码饮食可以自己抉择了。侄媳按时让人送来做粥的大米和玉米粉,咕咕啾啾,说人啊,弄到最后还得认命。史珂开始不解,最后才知道她和史东宾曾找人为他算了一卦,卦辞大意是孤身一人不得善终之类。她和史东宾断定他要毁于荒村野盗之手。

上午八九点钟的野鸡叫个不停,此起彼伏。史珂舒展一下双臂,迎着近处的几声呼叫念道: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归根结蒂是你们的。”举目四顾,心里还没有成形的念头,两脚却向着一个方向移动起链。又是冲着那座孤屋去的,他骂了一句。

这次一进门,“鲈鱼”就手捧一册图谱迎上来,拍打着:“看看吧,你的外号有了。琢磨这事儿可不是个轻松的活计啊。”史珂见又是一条鱼,一条何其漂亮的鱼!“鲈鱼”指点文字部分念道:“真鲷,体高而侧扁。红色,有淡蓝色斑点。头大口小,栖于砂砾海底……一种上等食用鱼。”他大叫:“啊哈,真是像你啊!‘头大口小,体高而侧扁’——你看多像啊!还有,它的模样总像在庄重地思考,实际上不过是一道美餐。瞧这多像你们啊!”

史珂听得浑身灼热,在心里问:“你们”包括谁啊?

五

自从有了外号,史珂一走到镜子前就要多瞥几眼。他不得不钦佩那个人出色的洞察力。真的,这家伙的目光入木三分。自己的头颅,唔,由于身材单薄的缘故吧,显得有

些大了；“口小”，是的，以前“小刺猬”也这样说过：“你这个小嘴儿”。那么圆润的儿化音只有地道的京城人才发得出。羞愧啊，自己那时连平声字都说不好。至于“体高而侧扁”，那是再明白不过了，瘦高个子嘛，扁平身材嘛。最让史珂诧异的是其他——“庄重地思考”。是的，许多人一生都在沉默，那堆积得如同山峦一般的冥思苦想啊，有什么用？它们甚至没有痕迹。很容易就被吞噬，所以……“美餐”！不必例举了。史珂认为自己也要设法弄一册鱼类图谱，以便随时端详真鲷那庄重的面容。

除了读书，就是忆想和记一点笔记。如今时间多的不得了。这不像在京城，那里的会议啊、讨论啊、种种消息的纠缠啊，还有无法言说的其他，总让人觉得紧迫之极，连去卫生间的工夫都没有。他那时像孔子——不是盯着一条河，而是看着哗哗冲下的自来水惊呼：逝者如斯夫！逝者未曾归于洁净的下游，而是马上跌进了脏臭的下水道。真让人痛悔失声，不堪回首。现在呢，一切重新开始，让“逝者”有个体面的去处吧。为了抵御那个老油库的诱惑，他想在屋前垦一块园圃。不仅是种种菜蔬，而且要有四季照料的庄稼。小麦、玉米、高粱、花生……要接受它们带来的各自有别的讯息。嗯，是这个意思。

他去市郊杂货店添置几件农具，然后干了起来。也许是他噗噗刨地的声音惊动了十几里外的侄媳，她第一天就驾车赶来了。她珠光宝气站在屋檐下，手搭眼罩望过来。当时是北风，所以他马上嗅到了浓烈的脂粉气。这是史东宾的第二个女人了，年轻，有极力敛起来的一股浪劲

